

歌 劇

媽讓上冬學了

富寶全 編劇
楊 絮 配曲

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發行

媽讓上冬學了

時間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丈評後發地照，動員上冬學時。

地點 遼西某農村。

人物 李景新：二十八歲樸實活潑之僱農。

李 妻：景新之妻，二十六歲進步之農婦。

李 母：五十八歲，封建意識較濃厚之老太太。

小 鎖：景新之子，七歲小學生。

張大嫂：二十七歲之進步農婦。

王玉珍：十八九歲之進步農村姑娘。

第一場

過場（中幕外）

（李景新手拿地照、擲刀舞上。）

李景新：（下簡稱李）（唱一曲）

冬天一到北風寒，
拉割完了場門關，
莊稼人兒忙打場，
五穀雜糧入了倉。
解放大軍挺向前，
後方生產幹的歡；
交好公糧送前方，
全國解放永過太平年。
丈評完了發地照，
莊稼人兒心『牢靠』，
這是咱們全家寶，
離了它就活不了。

白天組織來割葦，
夜晚冬學把字學會，
一天學了五六個，
幾天認識不老少。

（白）現在場也打完了，糧食也都上了倉了。天天忙個不拾閒，丈完地就評公糧，我的公糧又風又簸，連一個稗子也沒有，在全區得了個『送糧模範』，區長獎勵我說：後方一粒好糧就頂前方一顆炸彈，送到前方趕快解放全國，後方加緊建設，改善咱們的生活。咱們這個互助組剛從葦塘割葦回來；到村上又領了地照，這回可是一塊石頭落地有了底了。哎！我看看這上邊都寫的啥字（打開地照）這個念李，這個念景，這個念新；李景新，李景新，就是我；嚶……這行呢：這

個念盤，這個念山，這個……哎！我記得挺熟來的，怎麼想不起來了呢？這那行，還得加緊學習！這還不頂事（將地照捲起來腋下）趕快回家，吃完飯好上冬學。這那行，連地照上這幾個字還念不下來呢！啊！好冷！（叩門）開門哪！

（中幕啓，在李家，李妻上）

李妻：（下簡稱妻）看你腳上沾的雪！

李：（把刀放門旁）快把笤帚找來！（以手掩耳，地照掉地）

妻：（將地照拾起）咦！這是啥玩藝兒？花花綠綠地，貼到牆上可怪好看的！

李：（蔑笑）哼！像妳這樣婦女翻身不白翻哪！

妻：你就會亂扣帽子！你們男的能參加勞動，咱們女的也不落後哇！那點蹣不

上你們男的？

李：（戲笑）怨人家扣帽子扣盔子的呢！

（指地照）那點躡不上，就這點妳就不行唄！

妻：躡上躡不上，也不在這張紙上呀！

李：（大笑）得了，得了！連地照妳都不認識還說啥呀？

妻：你還笑我呢？你認識咋的？你還不是和我一個樣，八兩半斤，一個味兒！

李：好賴上冬學也是個積極分子，連這幾個字還不認的可得了！

妻：你別吹！那你念給我聽聽！（把地照遞給李，李接過）

李：念就念唄！這個念李，這個念景，這個念新；李景新唄！過門好幾年，孩子都有一對了！連我還不認識呢！

妻：得了，得了！誰不知道你學了幾個

字！

李：（唱二曲）

批評妳落後妳不樂意，
誰不讓妳上冬學去，
現在婦女不識字，
落後全怨妳自己。

妻：（唱二曲）

這事那能怨自己，
早和張大嫂來合計，
白天生產下晚學習，
咱媽說啥不讓去。

（白）誰不樂意呀！人家頭好幾天就和張大嫂、王玉珍商量好了。白天咱們小組在一起紡綫，下晚一堆上冬學多好哇，就是咱媽說啥也不讓去！

李：（隨手將地照放入抽屜）咱媽這個人真沒辦法。就那蠻死腦筋，婦女上冬

學也不是壞事！要不是共產黨領導咱們翻身，想念書？妳知道學校大門朝那開呀？

妻：人家婦女誰不得學點文化，懂個道理啥的。咱家可倒好，一天就和裝到籠子裏的瞎家雀似的，一步也不放鬆，看的這個緊！

李：咳！咱媽是個老年人，還是受封建社會壓迫的老腦筋，得慢慢勸，才能打通思想。

妻：（牢騷地）她年紀老，人家還年紀老，她是受封建壓迫的老腦筋，人家是新社會的婦女，誰不樂意進步學點文化，懂個道理啥的。她落後還準得拉人家跟她一樣落後！

李：妳看妳這個窮叨咕勁！慢慢勸麼！寡着忙當啥！

妻：她不讓我去也不行！反正我和張大嫂都商量好了，今天我非去不可，連鉛筆、書都預備妥了！（母上）

母：又啥事？噘着個嘴，這幾天也看不見妳有個笑容。想一齣是一齣，這幾天就『磨磨』上東學上西學的。妳可倒鬼道，鉛筆呀！書呀！可倒預備個齊全。

妻：鉛筆、書還不是人家前些日子紡綫掙錢買的。看人家！組織婦女白天紡綫，下晚上冬學，連東院張大嬸都讓她兒媳婦上冬學了，張大嬸帶她那個小孫子。一天下晚兩個鐘頭，咋的還對付不過去。

母：我可沒見過年輕媳婦跑跑顛顛，上東學上西學的。孩子崽子，炕上地下，活兒一大堆，妳扔給誰幹哪？比人家

張大嬸李大嬸可得了！她樂意給她老
兒媳婦當奴才，我可沒那口累！我還
成妳兒媳婦了呢！

李：媽！（唱一曲）

媽妳說話不明白，
那是什麼當奴才，
學習文化懂道理，
當媽的帶孩子也應該。

母：嗨！（唱一曲）

鬧了一堆大道理，
妳們有理我沒理，
我活了整整這麼大，
啥事不比妳明白。

（白）（指李）真把你出息的，你咋
四六不懂呢？你一個人上冬學還不行
呀？非得拉一個『扯』一個的！可真
沒見過：年輕的媳婦『黑燈瞎火』地，

從南屯到北屯，也不嫌『可蠢』。

李：『可蠢』啥！學習才光榮呢！白天幹活，下晚學習也不耽誤生產。

妻：（唱二曲）

上學不耽誤家活計，
下晚抽空來學習。

母：（唱二曲）

管他學習不學習，
不耽誤活也不讓去。

李：（唱二曲）

過去咱是睜眼睛，
翻身上學學文化，

母：（唱二曲）

什麼文化不文化，
老娘們用不着去學它，
我活了整整五十八，
不識字也活這麼大。

（白）我長這麼大歲數，也是一個大字不識呀，也能紡綫織布，也能穿衣吃飯。我看那個炕上地下的活，也沒用照着書本做。

李：媽妳咋這麼糊塗呢？咱們全國都快解放了，以後咱們社會進步，在鄉下種地都用機器，到那時候不懂文化，沒知識，有機器不是乾瞧着哇！政府號召咱們上冬學，由十二月到過年春耕，不認字的人都得認識四百字。再攔幾年以後，沒有一個不認字的人。趁着現在辦冬學，也不用化錢，不去還等着啥呀？

母：化錢不化錢，咱也不圖那個小便宜，貪小便宜吃大虧，年輕的媳婦一天『噉哩呱啦』地，到那還能學出個『子午卯酉』來咋的！（向窗外望）啊！

時候不早了！景新媳婦！妳去點火做飯吧！（妻應下）（向李）你咋越活越回『旋』了呢？連你我都不打算讓你去，你還想把她『得弄』去。她啥是個小孩？非得一天旋風似的和那幫姑娘媳婦們在一起打轉轉？（見李脚沾雪）你看你脚上雪沾的像鋤頭似的，你倒是『磕打磕打呀』，做雙鞋那麼容易哪！

李：還『磕打』呢！這幾天割葦子把鞋都磨漏了！棉襪子也掉底了！打頭好幾天就叨咕做棉鞋和棉襪子的，到底做上沒有？一天在葦塘割葦子脚凍的像貓咬的似的！

母：一天屋裏屋外，小猪小狗的，那還不得個手到。剛餵完猪進屋，打算給你剪襪樣子，你回來了，又東學西學

的，你們這兩個該死的，這個『叉』打的，把我都氣糊塗了！（拿炕上布）你看，烙鐵還在老張家呢！景新媳婦呀！

妻：（應上）哎！飯還等會兒好呢！

李：快點做，我還等着上冬學呢！

母：你們這兩個該死的！真跟你們操够心了！上冬學上冬學！我看你不穿襪子光着脚上冬學！景新媳婦妳到老張家把烙鐵拿回來，擱灶坑燒上（妻欲下）妳再管他們借點白綫。（妻下）景新哪！你去看看飯鍋，咋一股『糊巴』味兒。（李下）（母繼續找東西）真沒法，這些東西一天『七手八脚』叨個亂亂糟糟，也沒個準地方。我記得這兒有一張紙來的，不又讓那個小媽『叨騰』那去了！（繼找，小鎖

上)

小鎖：(下簡稱鎖)(唱東方紅)

東方紅，太陽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爲人民謀生存，呼兒嗨啲，
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像太陽，
照在那裏那裏亮，
他爲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啲，
他給人民出主張！(進屋)

(白)奶！我下學了！有餅子沒有？
給我一塊，我餓！

母：回來了？早晨還剩一塊餅子，給你先
墊一墊！(開抽屜將地照拿出)這張
花紙倒挺『板正』！這是打那兒又弄
出來的年畫！？是新買的，年畫怎麼
買這麼早呢！？

鎖：（急搶）奶奶，我看年畫！

母：別搶！等着給你爹做棉襪子呢！這些該死的，我真跟他們操不起心！錢那麼容易來的？又買一張這玩藝兒，（以剪比量）剪做襪樣子怪可惜的！咳！明天還等着下葦塘穿，今天下晚還得給你爹做出來！（剛剪小口）

鎖：（搶下）奶奶，妳咋把年畫給剪了！我看看。咦！還有毛主席像呢！（念）地……照……呀！這不是地照嗎？奶！妳咋把地照給剪個口？

母：（驚）啥？地照！那來的地照呀？要是領地照咋不告訴我呢！

鎖：妳還不信！人家念書連地照兩字還不認識！我找我爹去。（跑下）

母：可不是咋的呀！這幾天聽景新叨咕要發地照了！『八成』就是這個吧？這

要剪了，不抓瞎了！不識字也是個『
警屈』事！

李：（急上）真把地照剪了咋的！

（唱三曲）

正在後屋把火燒，

忽聽小鎖把我叫，

這不簡直瞎胡鬧，

怎能隨便剪地照。

母：（唱三曲）

拿回地照我不知道，

活活把我氣壞了，

李：（唱三曲）

管妳知道不知道，

識字不能剪地照。

（白）多虧讓小鎖看見了，才剪個小
口，這要剪了，咱們的房子地不都完
了！